

血 碑

补遗

黄大礼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

血 碑

黄大礼著

补遗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2008年



Business Reg.No.029187/00A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名：血碑补遗

作者：黄大礼

督印：韩瑞琼

打字：彭竹生

封面照片：许锡勇提供

出版：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加坡培英街百胜楼第 231 座 #02-27

The Youth Book Co.

Blk 231, Bain Street #02-27,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Tel: 65-63379552 Fax: 65-63369130

承印：宏华印务企业有限公司

初版：2008 年 2 月

定价：S\$20.00

ISBN: 978-987-05-9999-7



黄大礼

1941 年底 17 岁，参加青训班



2002 年 7 月 12 日摄于牛车水原貌馆思静室



摄于 1995 年



全家福，2006 年春节

序一

区如柏

我才疏学浅，从来没有为出版专集的作者写序，更没有足够的份量为文坛前辈黄大礼先生的专集写序，但是，在思静女士恳邀之下，勉为其难写下我的感言。

1941年12月8日日寇开始轰炸新加坡，与此同时，日寇在马来半岛东北的哥打峇鲁登陆，南下侵略，并偷袭珍珠港，发动二次世界大战。当年年仅16岁的黄大礼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参加星华文化工作团开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青训班”）

在抗日的洪流里，他认识了不少热血青年，新加坡沦陷后，他的同志当中不少被捕入狱，被处死或被折磨至死，只有少数同志能够撑到日本投降，重见天日。

黄大礼非常怀念那些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同志，其中叶金钟牺牲时才19岁，领导星华义勇军以落后的猎枪奋勇抗敌的林江石，牺牲时才26岁，而这些历史真相并没有被记载在“正

史”里，他从1996年4月21日至1998年6月21日陆续发表了15篇《日占史补白系列》在《联合早报·根版》刊登。

另外，他也在《联合早报》的《根》或《文艺城》发表过许多怀念烈士的文章或诗歌，这些诗文都是历史的真相。

他在1992年1月24日发表的《无名英雄》文中写着：“……少数人甘心附敌，为虎作伥；大多数人却坚定不屈，绝不吐露片言只字，出卖朋友。有幸我所遇到的，竟是这类可敬的，优秀的灵魂……心底无时不怀念着，这些可敬可佩的勇士，而感叹被立碑纪功的，竟是在英国人羽翼下的另一个人，只是他一个人……”

其实，许多人与黄大礼有同样的感叹，1945年光复至今，获得公开表扬的抗日志士只有136部队的林谋盛，马来军人阿南少尉和蔡杨素梅。而在抵抗日军侵略，死伤惨重的星华义勇军以及许多抗日烈士都被忽视了。《血碑补遗》的出版不仅完成黄大礼的遗愿，也为新加坡的历史补白。

2008年元旦

序二

思静

数月前读区如柏女士馈赠，青年书局出版之《峥嵘岁月》（一）（二）。两部书收集了53篇她访问二战期间曾参加抗日仍生存在世的各界人士，忠实报道了日军在新马残暴罪行的真相，深具历史价值。从而想起先夫黄大礼生前所写，发表于《联合早报·根》的《日占史补白》系列文章，同是表扬死难同志奉献宝贵生命的牺牲精神，如能出版，与《峥嵘岁月》前后呼应，最好不过。遂恳请区女士向青年书局传达出版之意。乐于助人，办事快捷的她，次日即传来佳讯，过几天更亲自来我家，把剪报送交青年书局。

大礼与我相爱到白头，晚年生活幸福美满。他认为今生所得到的福报，皆因昔年没出卖他的同志所致，为了表扬死难同志的牺牲精神，也为弥补新华抗日历史中一面空白的陈迹，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完成一个心愿。

他以忠于历史的精神，重提上世纪40年代，英殖民政府封

禁《血碑》的旧事。1995年12月7日，在他的《夕阳红》专栏，率先公开征求《血碑》。读者反应良好，获得了手抄本而引致这本文集出土。

他心情兴奋的以《血碑》为起点，开始撰写《日占史补白》系列长文。1996年4月21日《根》版刊登首篇，湮没了50年的历史敏感题材新登场，备受读者关注。整个系列的15篇文章，于1998年6月陆续刊登完毕。这系列长稿圆满结束，眼见大功告成他如释负的放下长久以来的一宗心事，心情无比快慰的吐出一口长气。

鉴于30多年来中华总商会与各界人士及死难者家属，不忘在每年2月15日风雨不改的齐集在日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前举行公祭仪式。故此希望本书能在这个深具纪念意义之日出版。多蒙青年书局创办人陈孟哲先生、经理韩瑞琼小姐支持，区如柏女士为本书写序，校对，奔走，使本书能顺利如期出版。也感谢黄叔麟先生（即简桥）答允让本书收录《记黄大礼》一文，作为文化界人士对《血碑》出土反响的一个记录。

能在大礼逝世一周年过后，为他完成这么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我心情的欣慰不亚于他当日见到《联合早报》刊登《日占史补白》完结篇的愉悦。

2008年元旦

序三

简桥

老作家黄大礼先生走完了他奋斗的一生，于今年7月13日下午5时，在国大医院以82高龄，光荣地离开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我们在《联合早报》上读到讣告之后，即赶去殡仪馆吊唁，见到他子孙满堂，围在一起，年老的夫人思静女士十分平静安祥的给我们叙述着他临终时的经过。来吊唁的朋友们络绎不绝，说明了他一生待人以诚，深得各界的敬重和爱戴。

黄大礼先生的一生，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家庭、对朋友，都可说是彻底负责的一生，无怪乎他责任圆满之后，告别人间，就无忧无虑，轻轻松松地走了。

他著过一本诗集《黄叶之献》、两本散文集《沧桑怀旧录》及《夕阳红》。但他最大的贡献，却是1997年在病中，协助《血碑增补本》编辑委员会搜集大量资料，在香港出版《血碑增补本》一事。

《血碑》一书的第一次版，是1946年2月由星洲出狱抗日同志联谊会出版的。当年只是一本油印本，收集的是日军侵略新马时，许多抗日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和诗歌，战斗性很强。由于出版的数量有限，油印的纸张也差，加以被英政府列为禁书，所以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而且都残缺不全。到了1996年，黄大礼先生在《联合早报》副刊，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血碑》的系列文章，再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曾经为社会进步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人，再次无情地揭露、控诉当年的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那系列文章，终于惊动了她当年许多并肩作战的同志，于是就有了出版《血碑增补本》的计划，并在几个月后实现，替无数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热血儿女，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段历史。

在我与黄大礼先生交往的近20年里，他的健康总是很差。有一次他低声对我说：“我的身子是被日军整坏的。”我当时对这位抗日英雄，一直敬佩不已。时至今日，还一直常常记住：他们那一代的英雄，对争取和平的付出，确实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2006年7月25日

一、日占史补白系列

目 录

序一	区如柏
序二	思 静
序三	简 桥

一、日占史补白系列

一字一泪的实录	
——出土《血碑》手抄本·····	1
“出土”《血碑》新版本	
——仍非第一原版·····	9
《血碑》中第一篇散文	
——《忆张克夫同志》·····	13
志坚写的《悼叶金钟同志》·····	16
萧扬的狱中遗诗·····	18
若书写的《忆巴生名将林义平》·····	21
再写萧扬·····	24

苦牢三部曲（上篇） ——拷问·吊死·徒刑·····	29
苦牢三部曲（下篇） ——拷问·吊死·徒刑·····	32
传奇性烈士林江石之一·····	37
传奇性烈士林江石之二·····	42
黄诚的《揭叛歌》·····	46
叛徒的故事·····	50
大叛徒莱特的故事（一）·····	56
大叛徒莱特的故事（二）·····	61
二、日治时期的记忆	
我是“青训班”中的一员·····	67
旧作附录：	
归来草·····	81
元宵的爆竹·····	84
真理是永恒的生命·····	87
炮轰声里过新年·····	89
烟波江上使人愁 ——“检证”的几个故事·····	93
书呆子的故事 ——买书、卖书、闭门读禁书·····	104

日治时期好过？	118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上）	120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下）	122
昔非今比	124
难忘旧恨	126
无名英雄	128
一家八口一张床	130
二王花	132
海山街口的鬼门关	134
那天到怡和轩	136
征求《血碑》	138
谢谢有心人	140
再谢有心人	142

一字一泪的实录

——出土《血碑》手抄本

在日占时期，许多参与抗敌的成员都被逮捕，挨受日寇施予的非人虐待。其中好些凭坚忍的斗志、熬过牢狱之灾，于二战结束之后，由监狱出来，在星洲组织了星洲出狱抗日同志联谊会，把他们自己以及所见所闻的同志们的种种苦难遭遇写出，印刷成书。书名为《血碑》，在 1946 年出版。两年后，出狱同志会被英人封禁，《血碑》也成了禁书……

“冷对斜阳握管毫
蹉跎空负此头颅
荒冢生愁怀故剑
残篇寄恨认同袍
天地沙鸥悲老杜
泥雪飞鸿感大苏
丹心妄欲凌霄汉
燕市狂歌梦已无”

上面的一首诗，是我在 1988 年 4 月 15 日，在早报《茶馆》版，为文忆念已故南洋美专校长林学大和他的儿子，我的同学林友民后，有感而写的七律。（见拙作《沧桑怀旧录》）。

这首诗，被一位居住于外国擅写旧诗的朋友看到了，来函过誉的说是“佳作”，但却加上一句话：“未知所谓故剑与同袍者，是否属实？”心中不禁喟然而叹了！这也难怪，他对我的过去，所知不多，可能以为我是在“为文而做情”。而不知道，这实实在在，是郁郁在我脑海中已久的情意结——是我心深处，对于许许多多，我认识或不识的，为国家、为人民、为理想而受尽磨折，或壮烈牺牲的朋友们的回想与怀念而生的无穷感慨。

但囿于环境关系，我不能提一字。因为他们都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员和同路人。

提到共产党三个字，一般人都显得怕怕，从前的我也是如此。童年在广州，识字之后便常在报章上看到了“共匪”怎样怎样的标题或内容，更听到很多“共产公妻”等等加油加酱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

后来西安事变，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消息传来人们都为全国人民大团结而在大街小巷燃放爆竹的情景，如今还留下清晰的印象。

在学校每天高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中国国歌，和每周念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我，在香港、在新加坡，都或多或少地参加了抗日